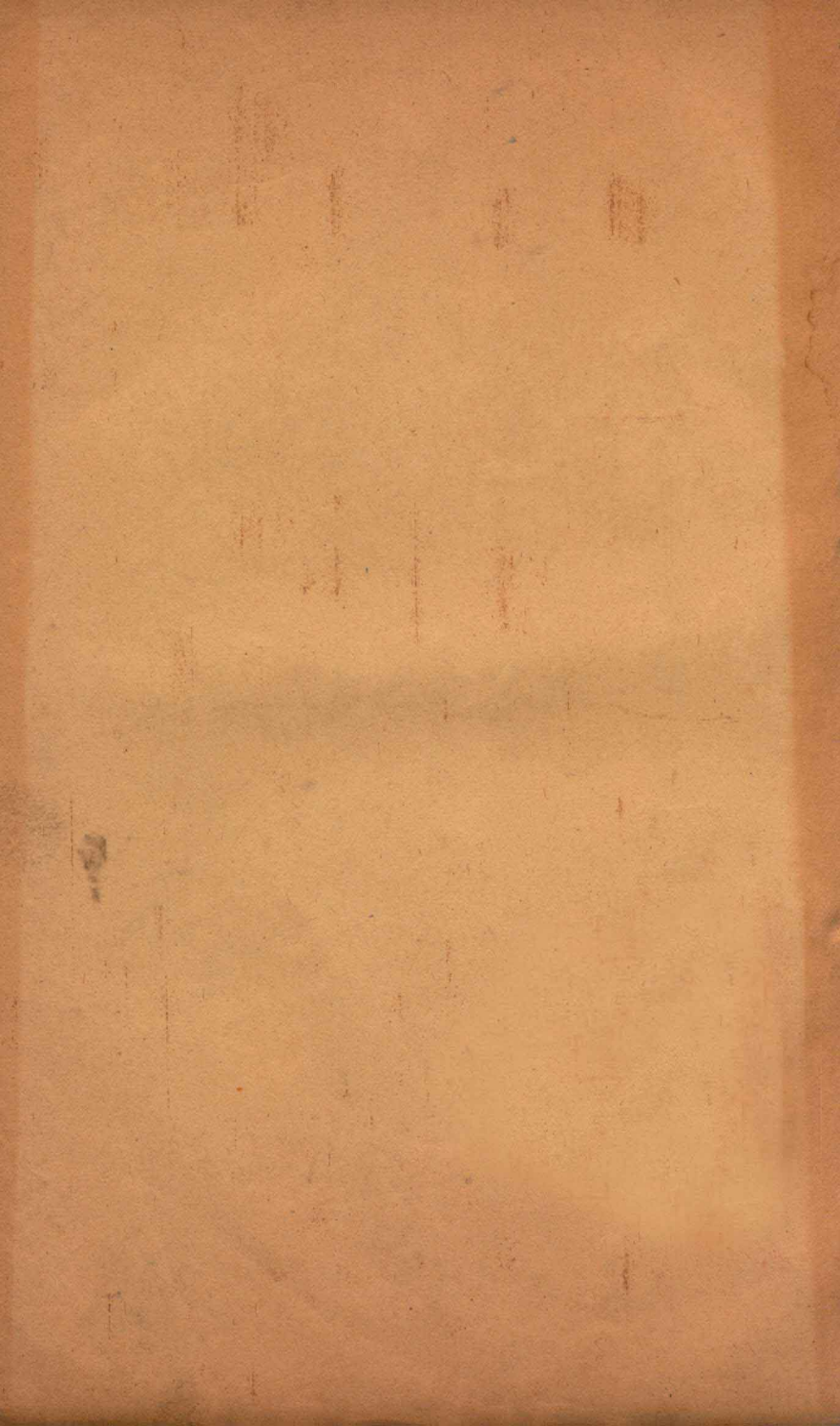




魏志卷二十三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和 洽 常 林 楊 俊 杜 襲 趙 儼 裴 潛

子 秀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兵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四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賓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親近久而阽危

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阽於死亡食貨志曰阽危若是注曰阽音鹽如屋簷近邊易墮之意也一日

臨危曰阽

必有譏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絜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

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

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

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多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刺。退免採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魏國旣建。爲侍中。後有

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

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歟。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

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勲。高祖每在屈窄。二相恭

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

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

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

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

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

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

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

爲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治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曰簡侯。子禽嗣。

禽音離

禽弟適才爽開濟

官至廷尉吏部尙書

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封植，巖然不羣於黃門郎遷

中書令，轉尙書，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爲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客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爲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

以公彊當世致位尚書令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爲尚書劭字子將汝南先賢

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

子瑜較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

不可殫記其探擿僞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

孟本來臨汝南聞郡高名請爲功曹饗餐放流絮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爲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

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

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

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

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樞客爲諸

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

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

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

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

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卽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爲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旣建。拜尙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魏略曰林性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趨吏聲不以爲可林夜趨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囑林曰聞卿爲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卽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

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

吾之所制也。言者蹶蹶而退。

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傳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傳有意

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爲林之爲人，不畏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爲是。

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

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

貞侯。子峕嗣，爲太山太守。坐法誅。峕弟靜紹封。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峕坐稱疾爲司馬文王所法。魏

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

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

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還，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爲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鄴相，以國省拜

議郎。景初中，病亡。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

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爲郡守，不名爲清白，而琰子嘉仕

歷諸縣，亦復爲通人。嘉時還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產兄黃

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爲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白衣，始有清名於三

輔，以爲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爲畏繇，或以茂爲畏士也。沐並字德信，河間人

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爲人公果不畏彊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

人呼縣吏求索豪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咷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覺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爲前世人也爲長史八年晚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番番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歟爲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也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惟忽壽爲欺魄夭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闢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貫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押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鬻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汙於清流昔秦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耻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通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塋塋塋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塋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實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爲不

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輦歸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敎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爲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爲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敎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旣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賤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

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載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年車駕至死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尙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冤痛之

世語曰俊三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猗字公彥尙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宣弘散騎常侍魏畧曰王象字義伯旣爲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旣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尙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後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

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

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以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輒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還濟陰。太守以德讓爲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特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己。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

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二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闔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旣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二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皆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

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闢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時夏侯尚曜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尚書明帝卽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二百戶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旣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感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縣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絹皆俾還之或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

魏略曰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賤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

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爲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爲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

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爲不然

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

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卽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旣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旣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

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旣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孫盛曰。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旣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兵威旣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民。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旣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

羽軍旣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勅仁如儼所策。文帝卽王位。爲侍中。項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尙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明帝卽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尙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卽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遷司空薨。謚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毘。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